

RENMIN WEISHI
FENGCAI

咸罗洪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人民战士风采





咸罗洪，江苏省金坛市人。1978年入伍，当过战士、学员、组织干事、指导员、组织处副处长、秘书等，中校军衔。工作之余，常写些散文、纪实文学。1985年以来，先后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120余篇。散文《老窗》，《深山小屋》分别在《中国青年报》和《吉林日报》上获得二、三等奖，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序

武警政治部主任

李栋恒

如果说，国徽、盾牌、警棍、哨所、橄榄绿等构成中国武警庄严、威武英姿的话，那么，忠诚、勇敢、护法、奉献、爱人民、爱国、爱党才是他真正而深刻的内涵。

从惊涛拍岸的天涯海角，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逶迤茫茫的长白山脉，到被人们称为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从绵延千里的黄河流域，到伟大祖国的核心——天安门广场，时时处处无不涌动着那一排排橄榄绿音符，他们用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忠诚、满腔的热血和辛勤的汗水谱写祖国安宁、祥和的篇章，展示武警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咸罗洪同志作为武警总部机关干部，始终坚持把心贴近日日夜夜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干部战士，把思维的触角深深植根于基层。他虽不是专业作家，但在工作之余，却不停地耕耘，用饱含激情的笔墨采写、塑造了一大批武警先进典型、武警英模形象。去年，我在《中华英才》杂志上看到的《共和国礼炮兵》一文，就写得生动感人。作者从鸣放礼炮的起源入笔，热情讴歌了武警干部战士视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刻苦训练，无私奉献的高尚情

怀,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一幕幕热烈、壮观、感人的场面。如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当 28 响礼炮鸣放结束后,指挥员便举起手中的扩音喇叭喊道:‘全体起立,撤离炮位!’”

“可是,不少战士们仍然如雕像般跪在炮位上。指挥员又接连喊了几声,他们还是纹丝不动。”

“原来,这些战士的耳朵都已失去听觉了,一道道血迹从耳朵里一直流到脖根,他们因此而成了终生伤残……但他们没有一个后悔的……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个声音将永远不会消失——那就是他们在国庆 35 周年庆典中鸣放的礼炮声,将会永远地回荡在历史的长河,回荡在共和国广阔的大地上……”这里作者抓住“战士不听从指挥员命令”这个细节,进行构画、升华,文字不多,但展示了一幅如诗如画、有声有色的生动场景。这应当说是作者写报告文学深入生活的结果。其次是作者比较善于讲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一个接一个,在叙述故事中抒发情怀,真情实感与读者发生共鸣。如《春城神警方红霄》、《紫禁城中的“御林军”》、《草原那一片云》、《东方不败狮王——韩志诚》等篇章,都是故事性非常强的。再一个特点是作者的语言生动,富有诗一般的美感和韵味,这方面尤其是在几篇散文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如作者在《老窗》中写道:“孩儿对母亲,母亲对孩儿,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而说出的总觉浅白,没说出的永远深刻……”《故乡亭》中有这样一段精彩对白:老兵就要退伍了,他们一个个来到哨所下的小溪边,精挑细选,寻寻觅觅,是想带点什么回去吧?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带走,反倒把自己的一颗心丢在了哨所……

我在被作者的叙述、描写有所感动的同时,仍感到有些小小的不足,作者虽然注意了写人,但有些人物形象的描写还不是很

清晰或不是很到位,有的篇章如果能把事情推为背景,让人物活跃在前台,使读者能直接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比直板板地讲出那个人、那件事要好得多、生动得多。缺憾是难免的,我相信作者一定会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来。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1)
共和国礼炮兵	(1)
在天安门广场站岗巡逻	(22)
紫禁城里的“御林军”	(32)
神州第一骑——国宾护卫队	(46)
神秘的中国外事警卫部队	(55)
中英街上的较量	(78)
险象环生见真情	(97)
东方不败狮王韩志诚	(108)
雪坛突起的新军前卫队	(121)
春城神警方红霄	(137)
鹤山“鹰歌”	(146)
碧血剑	(160)
情溢海兰江	(171)
雨后,彩虹在远山升起	(179)
山 恋	(194)

炭火融融	(209)
白山劲松	(221)
草原,那一片云.....	(226)
内当家小传	(235)
追捕两昼夜	(243)
深夜里的枪声	(247)
北疆兵歌(四题)	(250)
山坳里,那难圆的月.....	(262)
故 乡 亭	(267)
深山小屋	(270)
龙潭觅龙	(273)
老 窗	(276)
牡丹皇后	(279)
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苏里	(287)
冬季歌坛看白雪	(295)
后 记	(303)

共和国礼炮兵

初夏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有幸目睹了鸣放礼炮庄严的场景。不知何故，离开礼炮中队已经很久了，而那广场上响起的有节奏的隆隆炮声却时常像春雷般滚过我心的原野，使我的情感一次次地受到强烈的震撼、激荡，迫使我不必用心去挖掘和探索那礼炮声背后蕴藏的热能。

炮声源于海上

早在四百多年前，一些国家就已经有鸣放礼炮的习惯了。据

文献记载，鸣放礼炮的礼节最早起源于各国驶于海上的军舰。军舰双方相遇时，互相鸣放空炮，表示没有敌意。后来根据各国海军和国际条约的规定，来航的外国舰要悬挂入港地的国旗并鸣放礼炮，入港地的军官要向来航军舰发放礼炮还礼。然而，如果在来航军舰上有该国的元首或具有接受礼炮的乘坐者，如国宾、大使等，入港地的军官应首先施放欢迎礼炮，这时来航的外国军舰可以不进行答谢，即不鸣放回敬礼炮。

从前的军舰排水量小，舰上装炮最多不超过七门，而且是前膛炮，放起来非常费事，只能一门跟着一门地把七门炮放完，而对方港口的炮台上，炮的数量较多，一般鸣放二十一响，以三倍答谢对方，表示热烈欢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二十一响礼炮，并成为国际惯例，且不限于海军舰只进港时用，成为在各种盛大的庆祝场合和迎宾场合经常使用的一种礼仪。现在各国鸣放礼炮的通例规则大致是：国家重大庆典活动和迎接外国元首来访的欢迎仪式上都鸣放二十一响礼炮；迎接外国总理级官员来访鸣放十九响礼炮；总理级以下官员来访，一般不鸣放礼炮。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需要，展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风貌，1984年3月，国家决定，把“文革”期间一度中断了的鸣放礼炮仪式重新恢复起来。党和国家把这样一个庄严而又神圣的任务交给了武警北京总队十一支队一中队。这个中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从诞生之日起，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国第一仗，就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在参加麻田里南山战斗中，英勇击溃了英国皇家军二十九旅的疯狂反扑，胜利地掩护了全师部队的转移，荣获了“大功连”光荣称号。今天，全中队的官兵们又成了共和国的礼炮兵，他们感到无上光荣，无比自豪。

忽然间，官兵们仿佛站到了泰山之巅，整个地球的重量似乎一下子都压到了肩上。因为他们懂得：声声礼炮蕴含着伟大祖国的尊严，直接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声望。

自从接受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炽热的爱国情，崇高的使命感在广大官兵血液里不停地奔涌。是的，倘若你凝神细细地倾听，不难发觉，那隆隆的礼炮声蕴含着一颗颗碧血丹心。

艰难的第一炮

1984年3月24日，这天，对于礼炮中队的干部战士来说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上级命令：无论困难多大，在迎接日本首相中曾根的仪式上必须把礼炮打响打好！

这是中队接受任务后的第一炮。完成好这样一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和情况下，并不比在朝鲜战场上—举击败英国皇家军二十九旅容易。因为，当时距中曾根来访仅有22天了，可干部战士们连礼炮是个什么模样还没有看到过呢。

誓师大会上，官兵们的决心气吞山河，不少战士甚至咬破手指向党支部写下了血书：“坚决打响第一炮，让党中央放心，为祖国增光！”

尽管大家的决心和意志像钢铁一般坚，但队长赵树建、指导员于志加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有些提心吊胆。这可不是闹儿戏，这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出了差错，个人受极大的处分都是小事，造成的国际影响却是无法挽回的。

现在的问题是，迎宾鸣礼炮仪式已经中断多年了，一无技术

骨干，二无技术资料，经验就更谈不上。从卫戍区炮库拉来的十几门炮还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早已腐蚀得不成样子了。

时间紧迫，礼炮破旧，光有热情能一炮打响吗？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寒风卷起的冰雪碴子抽打着行人的脸，拼命地往人们的怀里钻。满天的星星宛若亿万只眼睛在俯视着大地，俯视着还没有入睡的人们。

礼炮中队营区炮库门前，十多名战士正在挑灯夜战。有的用煤油为那在仓库里沉睡了多年的灰头土脸、锈迹斑斑的“战友”梳头洗脸，有的手拿锤子、焊枪给瘫痪了多年的“战友”医胳膊医腿，一个个弄得满身油污，仿佛是从烟囱里钻出来的一样。

营区的训练场上，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群人影不停地走动——跪下——走动——跪下，反反复复，一声不吭，原来这是在练操炮动作。

呵，有这样的战士，还愁礼炮打不响吗？

在那段日子里，干部战士们全身心地扑在训练场上。每天，太阳还没出来，战士们浑身上下已经大汗淋漓了；晚上，太阳落山了，战士们一直练到月亮升起来。

老战士李明由于劳累过度患了睾丸静脉萎缩病，训练时他咬紧牙关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晚上一挨床边，浑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似的，但第二天哨声一响，照样参加训练。

新战士朱云患了风湿性关节炎，连续紧张的训练，使他的腿肿得发亮，脚肿得穿不上鞋。指导员于志加用命令的口气让他住院去。没曾想，这个平常一向不爱说话，被战士们称之为“军中小姐”的新兵伢子，竟然在训练场上当众大声地与指导员顶嘴：

“干吗老是把眼睛盯着我，中队有那么多的战士身体有病，你咋不让他们去住院呢？再说你自己胃病一犯起来直吐黄水，你

咋不去住院呢？告诉你吧，指导员，别的说啥我都听，让我离开训练场不好使！除非马克思发来请柬。”

“这个兵，真是拿他没治。”于志加摇摇头，这是他头回领教了一个新兵的厉害。

战士郑伟的母亲很长时间没有接到儿子的来信，实在是想念极了，特地请了一周假，专程从天津赶来探望，并且买了一大堆儿子爱吃的饼干、方便面、水果等。当她下了火车，由于不熟悉儿子部队的所在地，便在北京站给儿子挂了个电话，满心以为大老远来不容易，儿子怎么还不得来接妈。电话打通了：

“儿啊，你是伟儿吗？刚当几天兵妈咋听声音有些变了呢。”

“啊呀？有啥事，妈你就快说吧，我还得训练去呢。”

“哟嘿！妈跟你打个电话还不耐烦了，告诉你吧，妈这次是专程来看你的，现在是在北京火车站给你打电话呢，妈也不知道路咋走啊，你能不能……”母亲的话没说完，郑伟却禁不住地喊出了声：

“糟了，谁让你这时候来的呀！也不打声招呼！”

“嘿，看把你能耐的。”小郑的母亲一听，生起气来，“妈来看你，你还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也来了！”说完，没等小郑回话他母亲就把电话“啪”地撂下了。

不到一小时，郑伟的母亲下了出租车，风风火火地来到部队，找一圈也没见个人影，一边叨咕，一边寻找。

“喂，有人吗？”

“大娘，你找谁啊？”通信员出来问道。

“噢，是这么回事，我是郑伟的母亲，我是特地来看我儿子的，可他不欢迎，你说这孩子真是没出息，当几天兵连我这个妈都不认了……唉！”小郑的母亲说到这，大声地叹了口气。通信员

小李解释说：

“大娘，你误会了，现在我们中队的全体干部战士都在加紧训练，准备迎接日本首相中曾根来访呢。”说着小李给大娘递过一杯茶水，“这些天，大伙都急了，白天黑夜地泡在训练场上，这不，指导员家已经来三封电报了，催他回去结婚，可指导员却把这事放在脑后……”

听到这，小郑的母亲似乎明白了：“这么说我的儿子也是好样的。”

晚上，小郑的母亲望着儿子消瘦黝黑的脸庞和红肿的腿，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儿。她一边用热毛巾给儿子揉腿一边说道：

“孩子，你是对的，妈错怪你了……”这位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母亲，为了不影响儿子的精力，只在中队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自个儿悄悄地离开了中队。

提起指导员于志加的婚事，也真是太伤老人心了。前些日子不是因为干部在位少，就是因为工作忙脱离不开，已经两次推迟婚期了。这第三次，父母真急了，干脆也不跟他商量，两家一合计就把结婚的日子定在了3月22日。于志加是河南新乡人，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结婚日子一旦正式定下了就不能改变，迷信说法是挪一挪死婆婆，动一动死公公，一变就不吉利了。可是，这个日子恰恰跟中曾根来访相差两天时间，中队要担负鸣放礼炮任务，赶到这节骨眼儿上真是要了命了。

一边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一边是国家的迎宾大事。家事国事赶到了一起，哪头重，哪头轻，于志加心里是清清楚楚的。不过，话还说回来，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所以不可能一点不去想，但命运就让你赶上这班车，硬着头皮也得走过去，走过去前面就是曙光。

3月24日，新一代的礼炮兵以其威武雄壮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一时刻，全中国人民都在关注着，全世界的人民也都拭目以待。

“轰隆隆！”

“轰隆隆！”

成功了！第一炮打响啦！

任务完成后，在场的干部战士们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外交部的领导连声称赞：“没想到训练时间这么短，能打得这样好，太谢谢你们了！”

日本首相中曾根伸出大拇指赞扬说：“中国的礼炮打得真好，把我的五脏六腑都震荡了。”

然而，当那隆隆的礼炮声在共和国上空回响、在外宾的心中震荡之时，礼炮中队指导员于志加的家中却举行了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新婚的妻子独自度过了寂寞的“洞房花烛夜”。

是的，于志加虽然没有听到自己婚礼上喜庆的爆竹声，但他和战友们却以隆隆的礼炮声揭开了中华民族礼仪史上新的一页。

绝 技 的 秘 密

对于战炮，我们许多人并不陌生，至少在电影、电视中可以经常看到。而对于礼炮是如何鸣放的恐怕知道的人很少。

过去我一直认为打礼炮没什么难的，只要听从指挥员的口令，把炮弹装进去，肯定就会响。因为它不像战炮，需要靠猛烈的炮火来攻击对方的目标，它只是为了造成一种音响效果和气氛

而已。事实上这并不容易做到。

去年“八一”前夕，我有幸应邀观看了鸣放礼炮的精彩表演。

当指挥员下达了进入场地的口令后，八门崭新的橄榄绿炮车，不到五分钟就迅速就位并调控完毕。24名威武、英俊的炮手在距炮车五米处一字形站立。那整齐的样子真如刀切一般。

“就炮，”指挥员斩钉截铁地下达了命令。

这时，每个人像通了电似的，敏捷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唰”地一声成跪姿。八门炮，每门三人操作，前面两人，后面一人，成倒三角形。无论你远视或近看，八个三角形如同一个模子下来的，一样大小，点炮手姿势一样高低，整个规定动作一次定型。如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

接着，鸣放了二门一响，四门一响，八门一响，炮声震耳欲聋。不论多少门炮一齐鸣放，听起来却只有一个响声。现场指挥员告诉我们，这还不算难，不好办的是礼炮和国歌的节奏必须同步。由于各国国歌长短不一样，最长的两分钟，最短的只有几十秒，但无论国歌长短，必须歌起炮响，歌落炮停。用什么形容这一难度呢？还是用中队长赵树建的话来说吧：“起初，我硬是怀疑用电脑操纵机器人恐怕也难以做到，结果呢，我们还是办到了。”

秘密在那里呢？答案只有两个字：“苦练”。

从1984年接受任务到现在，已经更换了四代礼炮。礼炮的更换不仅仅是外型、结构和性能上的更新，而且操炮动作、操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在适应期很短的情况下，从指挥员到每个炮手，都要重新进行高强度的适应性训练。在使用第二代礼炮时，开炮炮栓的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由八公斤增加到二十多公斤，训练的难度和强度相应增大，时间非常紧迫，必须尽快适应，因为随时都可能高级外宾来访。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寒风刺骨，为了防止手被冻伤，中队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副帆布手套。可是，训练中，战士们觉得这手套太厚，影响操炮动作，就把手套换成线手套，可几十个动作下来，手套就磨得稀巴烂，干脆，战士们把手套甩在一边，提出：

“用肉体战胜钢铁！”

这撼天动地的响亮口号，喝退了滚滚寒流。

为了提高装填速度及操炮动作整齐划一，要求炮手在三秒钟以内完成开栓、送弹、装填三个动作。尽管天气很冷，滴水成冰，但战士们个个裸露着双手，在那坚硬的炮筒上，每天推上拉下成千上万次，在八米长的炮位上，来回跑动三十多公里。一天下来，跪下起立上千次，腿腕肿了，膝盖磨破了，地上踏出了一道道痕迹，炮位后留下了一个个圆圆膝坑。这每一道印痕上都洒下了战士们的血和汗，每一个洼坑里都倾注了战士对祖国深沉的爱。这长长的痕迹和一个个洼坑，正好组成了一个特殊的五线谱，那是我们的礼炮战士谱写给祖国的一曲动人的乐章。

炮手张红林，不知道啥毛病，在平时训练中，虽然也很刻苦，但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半拍。这哪成呢？若是在迎宾仪式上，别人的炮都响完了，他要是再弄出个动静来，冒出一个响，那不麻烦了么？况且礼炮中队很快要参加建国40周年大庆，这是平息“政治风波”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意义非常重大。赵队长担心小张技术不过硬，影响施放效果，决定将他调换下来。

小张一听炸了：“队长，俺在你手下当了三年兵了，一次还没捞着正式打呢，这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求求你了，不然我会终身遗憾的。”

望着小张恳切期待的目光，赵队长点了点头：“好，那就再给你一周训练时间。”

七天后，赵队长对他单独进行了考核。

就炮动作：99 分

开栓：100 分

送弹：100 分

装填：100 分

总成绩：优秀

在战前动员大会上，其他战士都稳实地坐下了，惟独小张半蹲着，臀部不着凳子，半悬不下。值班排长走过来问他为什么不坐下，他支支吾吾地，听不清说些什么。

“你站起来！”排长的态度很严肃。

当小张站立起来时，周围的战友们才发现，张红林臀部的警裤已经磨烂了，并且渗出点点血迹，紧紧地粘贴在浮肿的臀部和腿上，这是他这些天训练“吃小灶”的结果。当中队长宣布参加40周年大庆正式施放礼炮人员名单，念到张红林的名字时，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眼睛里噙满了热泪。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美丽的“十字架”

礼炮兵，人称“第二仪仗队”，因为无论是参加国家重大庆典，还是迎接外宾，他们都是在在一个十分庄严的历史时刻或场合下活动着，照相机、录像机以及千百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瞄着他们。他们不仅要保证礼炮鸣放的万无一失，而且本身的举止形象还得优美。用礼炮战士的话说：“放要放出中华民族的威望，站要站出中华民族的气魄！”